

字由人，人由字

上周參觀香港藝術館「字由人——漢字創意集」展覽，有幸獲策展人劉小康先生及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及香港藝術）俞俏女士親自導賞。展覽以漢字為主題，展出香港藝術館藏、多位藏家及藝術家捐贈的過百組作品，年代跨度數百年，帶領觀者由字及人再及人，從漢字的發展歷程中窺見城市與社會的變遷。

漢字流傳三千多年，不論在古今，既是記錄物事及思想的媒介，也是文人墨客創作揮灑的載體，兼具實用及美學功能。在香港這座東西文化匯流的城市，漢字在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語境之下，更扮演記錄社會流轉的獨特角色。是次展覽大致分作五個部分，從一百多年前開埠至今香港漢字的形態演變，講到漢字在民間各行當以及文人雅敘書房中的多元體現，再到漢字與繪畫、篆刻和電影等藝術門類的結合，最終將漢字放歸生活之中，呈現藝術與日



▲香港藝術館「字由人——漢字創意集」展覽一景。
Daisy攝



黛西札記
李夢

常的互融、共生，以至不斷啟發新的創想與實踐。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策展團隊對於漢字表現形式的獨特呈現。千年前，文字以筆以墨書寫，起承頓挫，筆畫間有意有情；百年前，漢字由鑄字師傅雕成粒粒字模，製以木板或鉛板印刷，得而傳播流續。至如今，文字以代碼、以程序、以元宇宙中的NFT種種承載，表達方式愈見多元繽紛，唯背後承載之中國風骨與精神，從未改變。誠如劉小康在策展人語中提到，我們生長並居住的香港，是一座「被漢字鋪天蓋地包裹着的城市」，街巷之間，目之所及盡是各式各樣的漢字招牌和霓虹燈牌，每一幅都在訴說城市發展的故事。不論歷史悠久的北魏真書、抑或生動貼地的李漢港楷，不論「九龍皇帝」曾灶財的街頭塗鴉、抑或港產片頭或地鐵月台常見的書法大字，漢字無時無刻都存在並影響着你的日常生活，以親切、或尋常、或俏皮百變的方式。

中國傳統文化分明就藏在漢字筆畫的折彎與延展開，由一代代人書寫並傳承。老物不舊，只因常存新意。展覽末段，擺放一件香港藝術家洪強的互動裝置作品，鼓勵觀者探索如何與機器本身的磁力相處，以毛筆寫下「心」字。現場所見，眾人眾字，形態各異，頗可玩味。字，由人寫出；人，亦由字模型。

魏晉名士、陶淵明與梅長蘇

魏晉名士如竹林七賢，獨有一種青春叛逆。他們不僅反唯禮教，而且對崇高和偉大缺乏興趣，對戰爭和平這類議題毫不關心。簡言之，在別人追求入世的有為和喧鬧的時刻，他們卻旨在追求出世的無為和孤獨。這群名士沉溺於清談、喝酒、打鐵，無法自拔。由此，玄談和奇行成為這群名士信仰的新宗教。然而，他們究竟是一個在出世和入世的十字路口上掙扎的群體。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竹林七賢的特立獨行實則是一種抵抗。

同樣是不得志的名士，到了陶淵明這裏，這種抵抗卻被消解了。

陶淵明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們原是兩代人，但在精神內質上卻有一脈相承之處。和魏晉名士一樣，出世的陶淵明對爭權奪利和朝廷內鬥並不在意，他重視人格修養，追求自然無為。不同的是，陶淵明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他徹底地把自己放逐到僻靜的田園中，在精神和物質上自給自足，像一顆植物一樣生長，消融了二元對立，自然也無所抵抗。他醉心於觀察土地和田野，並借由它們來觀照自己的心靈，繼而建造一個自足的精神空間：「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在熱鬧的「人境」也能夠營造偏靜之境，其中關鍵就在於「心遠」。他對生活獨有一種疏淡的態度：「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正指出了陶淵明自然寫作之境界。這種疏淡，其實就是放下「我執」。



自由談
賴秀俞

在名士譜系中，相比起後世對魏晉名士和陶淵明的想像與敘述，《琅琊榜》中的梅長蘇作為當代對名士和智者的想像性投射和創造性塑造，則呈現出顯著的嬗變。梅長蘇是一個有故事的「杰克蘇」。在電視劇中，梅長蘇在一片仙氣繚繞中乘舟而來，甫一登場就彰顯了濃厚的名士氣質。他有着意氣風發的少年時代，智商高、武功強，人見人愛。虎落平陽後，作為一個身患隱疾的文弱書生，梅長蘇雖隱居山林，卻以觀照人心的能力，借他人的肉身，在廟堂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是多少文人墨客的理想化身？

與此同時，他的形象又溢出了一般的名士。在慘痛的身世和積鬱的仇恨面前，他是匡扶正義、心存大道的哈姆雷特。復仇王子的憂鬱、哀愁與不幸，他都有。相對地，那種屬於青年的衝動、迷茫與猶豫，他都沒有。換言之，他是復仇王子的進階版，完美得像一個AI。因此，這個人物也失去了一些真實的弧光。

然而，觀眾都愛看復仇王子的成功。在電視屏幕上，觀眾投射了他們的憤懣和追求。復仇王子出世的憂鬱，成為了觀眾的憂鬱。復仇王子入世的掙扎，也是觀眾的掙扎。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如何完成人生的修行？在這個意義上，相對於竹林七賢和陶淵明，梅長蘇的「前世今生」，何嘗不是一種人格理想的投射，一種入世的勝利，一種現時代的剛需哲學。

我家裏一直掛着一幅水墨駱駝，它是中國畫壇著名的「駱駝王」范有信的作品。這是三十年前我初訪敦煌時范教授送給我的禮物。該畫題名為「哺乳圖」：近處一隻矯健的母駝正在為小駱駝餵奶，遠遠隱約可見三隻駱駝正在沙漠中跋涉，走向遠方。當年我還年輕，范教授這是在勉勵後輩，寓意要我繼承駱駝精神，不畏艱難險阻，努力奮進，走得更高更遠。贈與我這幅畫作後約五年，范教授不幸英年早逝。這幅畫我一直珍藏，每搬新宅，總是把它掛在顯著位置，以便時時緬懷范教授，並用「駱駝精神」激勵自己。

我記得當年訪敦煌時，見過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院長。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個瘦小的中年婦女，戴着一副眼鏡，白底襯衫，紅色毛衣，黑色休閒褲。但是，一旦說起敦煌，樊錦詩的眼睛立即放出光彩。她的舉止言談讓人感受到，在那溫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種戈壁荒漠所賦予的簡潔與堅韌。

當年的敦煌，還是一個貧瘠、交通不便的不毛之地。我們從蘭州驅車敦煌，走了兩天一夜。途中經過武威海拔三千多米的烏鞘嶺，到張掖市住上一晚，第二天經過鳴沙山後才到了敦煌。那天遊覽鳴沙山與月牙泉時，天上突然下起瓢潑大雨，竟然把我們淋得像落湯雞。

次日，我見到樊錦詩時曾對她開玩笑說，人們都說沙漠乾旱無雨，敦煌卻是雨水充沛，成了沙漠中的綠洲。樊院長對我說，你知道嗎？這場雨把敦煌半年的指標都下完了，之後的一百八十天將會滴水不下了。按她的話說：「初見敦煌，驚艷無比。可只有真正留在這裏才知道，洞內是神仙世界、藝術殿堂，洞外卻是飛沙走石、黃土漫天。」平日的敦煌，經常漫天風沙，夏天四十多度高溫，冬天零下十幾度的冰寒。用唐朝王之渙的詩來描述，就是「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樊錦詩與敦煌研究院的諸多專家學者，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喝泉

水、嚙風沙，一幹就是六十年。

敦煌藏經洞擁有無數寶藏，當年王道士從藏經洞發現的文獻數量在五萬件以上，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經書，還有部分道教、摩尼教及其他宗教的典籍，另有大批的壁畫、雕塑。文獻中的文字除了漢字紀錄，還有藏文、梵文、西夏文、回鶻文等大量古文字體的寫本。為了研究這些寶藏，樊錦詩走遍了七百三十五個大小洞窟、看過了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二〇一一年，她歷時四十年主持編寫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正式出版，被譽為國內具有最高學術水平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

幾年前，我到倫敦出差，曾專門抽了一天時間去大英博物館看望敦煌文物。一走進中國展廳，牆上顯眼處就掛着一幅長寬各約四米的大型敦煌壁畫，前面放着一尊遠代的三彩羅漢像。敦煌壁畫構圖宏偉多變，用色濃艷細膩，線條細密流暢，具有

驚人的藝術感染力。其內容有佛像、神話、佛教史跡、供養人等題材和裝飾圖案，其中不少寶貝為各國列強掠奪而去。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一家，有兩萬多件。看到這些流落海外的文物，我的心在滴血。還好這半個世紀以來，有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等敦煌人的守護，敦煌的大部分寶藏才得以留存、保護、研究。

目前，年逾八旬的樊錦詩還在對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報告》進行出版前的最後修改，這是樊錦詩現時最為惦記的一件事。沒有無盡的愛，沒有執著終生的毅力，不是誰都能經得住半個世紀風沙的吹打。樊錦詩用盡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她是當之無愧的「敦煌之女」。一腔愛，一洞畫，一生文化苦旅。樊錦詩就像一隻行走在敦煌沙漠的駱駝，從青春走到白髮，從少年走到天涯。她心歸處，就是敦煌。

林蔭樹下



市井萬象

中緬邊境雲南瑞麗，在景頗族村寨中，院中的藤條爬出牆頭，被太陽照射的影子落在壁畫上，壁畫中的景頗族姑娘似乎正在林蔭樹下乘涼。

圖、文：張亮亮

童心不老



英倫漫話
江恆

去過倫敦帕丁頓火車站的人，或許見過這樣一尊銅像：身上是藍色連帽牛角扣呢大衣，右手舉着紅色寬邊軟帽，左手拎着棕色皮箱，脖子上還掛着小牌，上寫「請照顧好這隻小熊」。是的，這便是英國著名卡通形象帕丁頓熊（Paddington Bear）。

當初我和許多人一樣，因為帕丁頓熊記住了帕丁頓火車站，殊不知小熊恰是因為火車站而得名，而且起名的過程頗有戲劇性。據創作了小熊的英國作家邁克爾·邦德回憶，一九五六年臨近聖誕節的一個冬夜，他在帕丁頓火車站附近的商店，買下了最後一隻泰迪熊玩偶，作為送給妻子的聖誕禮物。之後他突發奇想，這隻貨架上孤零零的小熊叫什麼名字？它又有着怎樣不為人知的身世？

邁克爾只用了幾天時間，便寫好了《一隻叫帕丁頓的小熊》故事書，生動地講述了小熊的離奇經歷：它出生於秘魯神祕叢林，因地震摧毀了家園而與親人失散，迫不得已之下飄洋過海來到倫敦。在帕丁頓火車站，小熊除了手中的一個皮箱和身上掛着請人關照的小牌，孤身一人，舉目無親。目睹此情的布朗夫婦動了惻隱之心，他們收留了小熊，並以帕丁頓火車站給它取名帕丁頓·布朗，小熊從此開始了新生活。

一九五八年該書與讀者見面，旋即受到輿論好評，在接下來的五十多年裏，邁克爾以每隔兩年到三年推出一本新書的頻率，將小熊的故事講成了家喻戶曉的經典，二〇一二年帕丁頓熊榮獲「英國史上最歡迎動畫角色」稱號。尤其是英國保羅·金執導的《帕丁頓熊》電影系列公映後，在全球收穫了無數「小熊迷」，那個有着藍大衣、紅禮帽和舊皮箱的招牌式裝扮，喜歡吃橘子果醬、總會將橘子醬三文治藏在帽子或是行李箱中的小熊，幾乎成了英國的文化大使，甚至連英國王室都成了「粉絲」。

今年六月，白金漢宮舉行了慶祝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七十周年的白金禧音樂會，當時女王健康已轉差，未親自到場，但就錄製了一段與帕丁頓熊共進下午茶的溫馨短片，其

中特意安排了橘子醬三文治的橋段。影片中小熊保持了一貫憨厚又冒失的本色，在連串出醜後，它從帽子裏拿出一個橘子果醬三文治向女王賠罪，意想不到的，女王也微笑着從自己的手袋中拿出同樣的三文治。故事還未結束，女王隨後把手袋放回原先的矮凳上，按照皇室作家丹皮爾在《女王手提包的秘密》一書中所說，女王把手袋放在桌上，代表希望五分鐘內結束談話；而把手袋放回原位，則意味着雙方談笑甚歡，小熊的魅力可見一斑。

按英國評論界的說法，帕丁頓熊的成功並非偶然，其是英國卡通幾百年發展的一個縮影，從十七世紀開創黑白木刻，多以戰爭為主題；到十八世紀流行彩繪，畫風常呈現怪誕化；再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觸角由繁至簡，顏色從五彩轉為素雅，表現內容集中於政治和生活，卡通人物一路不斷演變，商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隨着電視作為嶄新的大眾傳媒興起後，動畫世界變得絢麗多彩，於是湧現出小羊肖恩、小豬佩奇、彼得兔等一批深受英國觀眾喜愛的知名卡通形象，帕丁頓熊便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事實上，像帕丁頓熊這些卡通形象之所以走紅，背後有着共同規律。比如它們很接地氣，通常來源於現實生活並能引起共鳴，像帕丁頓熊就是邁克爾按自己父親的形象所創造，他和大部分郵差一樣，總是彬彬有禮，喜歡用摘帽子的方式跟別人打招呼致意。再如小熊身上的牌子，是二戰倫

敦大轟炸期間許多英國兒童的標記，上面寫有「請照顧這個小孩，謝謝你！」字樣，幾乎每個小孩也都隨身攜帶一個小手提箱，裏面放上個人證件和必需品，以便走失時有人收留，堪稱時代的記憶。邁克爾在書中曾說，「帕丁頓熊腳踏實地，永遠是個真實的角色。真實到當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常常會問自己：如果是帕丁頓，它會怎麼做？」

再者這些卡通形象呆萌，時常自黑自嘲，極符合大眾口味。例如雨天是英國的特色，一年中差不多大半年要下雨，帕丁頓熊便說，在它的認知裏，光是倫敦人就有一百零七種描述雨天的說法。還有在「美食沙漠」著稱的英國，小熊眼中最好吃的就是三文治。另外，帕丁頓熊劇中火燒眉毛了還悠悠按程式唸服務條款的英國客服，以及被法棍麵包堵住嘴之後，大家第一反應居然是討論法棍什麼餡等，均是英國人的典型寫照。

當然與卡通形象配套的濃濃英倫風，也吸引不少讀者和觀眾。像帕丁頓熊腳上穿的威靈頓靴子，便是地道的英國品牌。小羊肖恩的原型是英國特有的蘇格蘭黑臉羊，住在遠離塵囂、風景如畫的鄉村農場。彼得兔則讓人聯想起湖區自然樸素的田園風光。

邁克爾生前曾說，當我寫第一本書時，還不知道帕丁頓熊會被塑造成銅像，放在自己的車站裏。我只要想到人們在我去世後，還會繼續坐在小熊旁，吃着三文治，就令我無比開心。因為不論世間有多少煩惱，它總會讓你永保心中童趣。



▲倫敦帕丁頓火車站。

資料圖片

敦煌的駱駝



如是見
魯力